

工业遗产 评选与申报 热度不减

刘阳

工业遗产评定 有两个并行体系

目前，中国工业遗产评选有两套标准体系。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推出的“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第一批在2017年12月公布、第二批在2018年11月公布；另一套是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推出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在2018年1月公布、第二批在2019年4月公布。



自2017年8月，工信部发出评定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的通知，此后两年时间里公布了两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共评定了53处工业遗产。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马雨墨介绍，工信部正在开展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审查评选工作。

“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和“中国工业遗产名录”有着不同的评选体系 and 特点。

“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评选流程是“先申报后评选”。首先，工业遗产的产权人提交申报工业遗产的各项材料，再由工信部工业文化中心组织专家审核，现场勘查，最后确定出名单。

“所有权人申报”是“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另一个特点，旨在充分尊重遗产所有权人意志，并在实践中

通过政策协调、引导产业发展、搭建宣传平台等方式鼓励所有权人积极申报工业遗产。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评选流程，则是根据历史资料评选，是由社会组织为主负责的评定过程。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刘向东说：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评选过程中，“并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先从史料中寻找线索，筛选出初期名单，在充分征求相关学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有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

可同时存在于两套体系内

左图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启新水泥厂厂房。2018年1月，“启新水泥厂”出现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中；同年11月又再次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目前，许多工业遗产项目都可以同时获得两项“工业遗产”称号，比如张裕酿酒公司、鞍山钢铁厂等。

右图：工业遗产项目可可托海矿务局三号脉露天开采矿坑夜景。

2018年至今，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发布了两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共计200项工业遗产。刘向东说：“今年研究院与城市规划学会在做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筛选，预计2020年发布。”

工业遗产尤其强调“利用价值”

工业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厂房建筑本身，还体现在将工业遗产和创意结合起来发挥新特色。

右图：陶溪川文创街区位于景德镇东城区，由景德镇国瓷馆瓷厂改建而成。人们可以在曾经制作陶瓷的旧厂房里喝一杯咖啡，又或者是在工人宿舍前看一场老电影、坐在由废弃机床零件打造的围椅和路桩上聊天……



第三批评选和申报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为何热度不减？ 旨在提升工业综合竞争力

我国已是世界制造大国，但对工业文化的理解水平、发掘能力还较弱，在行业和社会中都还远远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促进工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离不开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于是，工业

遗产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产业转型或多了一个文创产品，“工业遗产”是保持和提升中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评选来确定一批有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除负责前三批国家工业遗产的认定，也通过参与建立全国工业遗产联盟、全国工业博物馆联盟、全国旅游联盟等方式来深度发掘工业遗产的价

值，充分展示我国工业发展历史中的文化理念和激发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活力。

刘向东阐述说：“我们不仅发布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工业遗产故事”丛书和制定“工业遗产技术价值评价导则”等。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到我们有非常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引起社会的关注，增加公众的参与度，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

博物馆是工业遗产的标配

左图：工业遗产“沈阳铸造厂”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其中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各时期工业品。

大部分工业遗产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展品体现着该项遗产的技术价值、工业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也是最吸引游人的所在。



建立名录后 考验产权人“活化”本领

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马雨墨认为，“目前，在工业文化研究体系、工业遗产评价机制、工业文化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等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下一步通过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遗产保护利用的政策建议、宣传和活动方案，为工业文化提供持续输出的动力来源。”

“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发布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后续工作。我们会编辑出版‘中国工业遗产故事丛书’和制定‘工业遗产技术价值评价导则’等。”刘向东说。

不断开拓工业遗产的研究领域，离不开理论指导。据悉，工信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正在组建国家工业遗产专家库，与中科院自然史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北大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沟通，积极开拓研究领域。

工业遗产的保护只靠政府扶持远远不够。“下一步”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动员产权人结合工业遗产自身价值开展“活化”利用。马雨墨说：“历史文化遗产大都为遗址，需要财政支持来维护。但工业遗产的所有权一般归企业，大多数工业遗产有自身的生命力。通过企业的合理运营，按照要求，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回收来反哺保护。这种做法既能让所有权人积极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向社会大众传播遗产价值，又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验做法，也是下一步要瞄准的目标。马雨墨认为：“国际上工业遗产的产业化有非常多的经典案例，有片区升级的鲁尔模式，有主题公园的铁桥模式，有井下探秘的维利奇卡盐矿模式，德国的鲁尔区在上世纪末建立的鲁尔工业文化之路（ERIH），这些是工业遗产和旅游结合的理想状态。我们已经和英国、德国、日本相关部门和组织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活动，希望中国的乃至亚洲的工业遗产之路能够早日搭建，为大众、为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作为工业遗产产业化、保护和利用常态化的配套体系，全国工业旅游联盟已经建立，并搭建了工业遗产相关的服务平台。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文化遗产传播最大的愿望，是价值保护的观念和方法，得到世界各地、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因为，靠一己之力做不下来。

“保护”的核心，是确保史实与史迹的真实、延续。

以前，捍卫“真实性”的战场，大多徘徊在文物界和历史名城内，现在则开始深入到了原本相距遥远的另一片田野：电视剧的制作和观众的需求。

其实，各地城市经历的“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与多年来的电视剧作品不尊重历史“胡编乱造”，算是一对孪生，其存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呈现出高度重合。所以，当今天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和传统村落强调“工匠”精神和“绣花”态度时，电视作品中出现的“装束复原”现象，也绝非相契于偶然。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在意“家园”。家园包含了对环境和精神的双重感受。“名城”和“电视剧”，都是观察社会文化水平的上佳窗口。

电视作品的复原求真，更多地使用着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原则：“真实”体现在外形和设计、材料和材质、用途和功

真实性复原背后的文化选择

齐欣

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位置和环境、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感觉等特征。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视角看，《长安十二时辰》花大气力去做“装束复原”，其不仅算是艺术和公众审美需求提升的表现，更应视其为文化遗产“真实性”逐步得以观念趋同的社会化结果——哪怕，这种结果尚是间接受到文化遗产理念的灌输。当求真成为风气与共识，当大家都愿意不放弃底线，当同道中人越来越多，保护与传承就好办得多。

潜移默化中，电视剧尤其是历史剧目的艺术水准，增加了一个评估选项：是否遵循了“真实性”的标准。这个选项的功利，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还会反过来激励和推动文物、博物馆、国家文化公园、风景名胜区内各种文创产品的更新。

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许多好东西，尚未被广泛认知；甚至还没有被认真对待。在这个中国人大步走出国门、走遍世界的时刻，请好好珍视“复原”。

观天下

财力和精力 都投向了“真实”

2016年8月，仁仁传媒有限公司的制片人梁超拿着马伯庸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找到导演曹盾。两人一拍即合：为什么不试着去还原历史上长安的一天？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他们决定制作古装悬疑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以下简称“长安”）。

曹盾和梁超知道，“还原”意味着要从真实性出发，尽量靠近史实。因此他们在西安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阅了大量的文物文献；力求剧中的城楼、生活用具、礼仪、人物服装等每一处细节都能让观众信服和陶醉。

“我们想还原中国的文化，让现代人去看我们唐代是什么样子的，让历史文化精华得以传承；所以我们愿意花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打造这部剧。”梁超说，“我们希望历史上怎么穿，我们（在这部剧中的人物）就怎么穿。”

因服装、化妆和道具乃至场景都尽量追求贴合史实，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

《长安十二时辰》 为何费大气力 去做装束复原

郭煜 吴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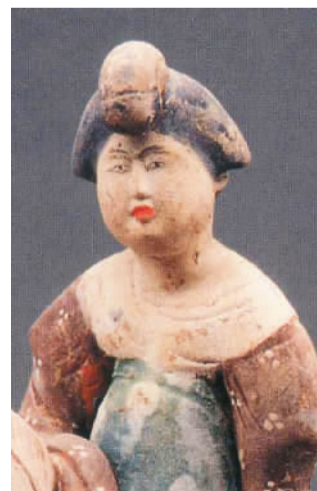
复原要细致到啥样？ 比对着文物重新做

“在‘长安’播出的第一季中，已经看到八九套我们复原的装束，主要是女装。”胡晓说。

在制作服装时，胡晓和他的团队尽量在材料、材质、外形设计上都做考证。服装的材料全部选用桑蚕丝面料。“有些复原的服装用到了真丝，因为历代贵族的服装都是以真丝为主。”胡晓详细阐释说。这种“复原”细致到参照历史上众多种类的织物，要选用不同材质制作不同的款式。例如：男装的半臂，按照出土唐代半臂实物选择了织锦，圆领袍多选用绮；而女装，则多用更为轻薄的罗和纱。虽然都是丝织品，但特点不同，罗比绮更轻。简单说来，每两根或以上的

经线为一组，相交、再与纬线交织，这就是“罗”；绮是平纹提花织物。这些织物布料可不好找，许多都是研究设计之后再定制。胡晓说：“真实的织物，在出土时多是碎片了；现在很多传统手工缫丝制作和传统生丝织物的工艺很少用到，只能我们自己做。”

回想起团队共同为这部剧挑灯夜战将近一年的经历，胡晓表示：“真实性是一定要有的，在制作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当时的工艺、当时的审美等。”据胡晓介绍，此次装束复原工作参考的资料非常多，文物方面参考了出土和传世的大量服饰实物、织物、陶俑、绢画、木俑、壁画、绢画、书画等，其中来源于新疆、甘肃、陕西、河南以及古代日本的文物尤多。在文献方面，团队则梳理了史书中关于唐代服饰的记载，以及笔记、诗赋、小说等文献中服饰描写的部分，还有出土的墓志铭、衣物疏等作为佐证材料。



“长安”剧中的仕女服装复原时，参照了大量唐代仕女着装。“历代的舆服制、考古发掘报告，再加上唐墓壁画、敦煌壁画、金乡县主墓女立俑、新疆阿斯塔那唐代女俑、武惠妃棺椁线刻、唐懿陵让皇帝李宪墓壁画、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唐代服饰、青海出土唐代服饰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参照。”说起具体参考的资料，胡晓如数家珍。

左图：装束复原参考的唐代女俑
右图：复原团队提供的复原服装

到了第二季 看到的复原会更多

为啥要做这么细这么真？

得益于制作技术的发展和理念进步，剧组都开始研究如何将剧情和场景做得更“真”。这不仅是因为要适应市场竞争而制造震撼效果和噱头，更多是迎合网络时代下，受众知识水平不断提升时的需求。

“当代中国观众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兴趣愈发高涨，人们对剧中历史场景的真实

性和文化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导致了近年来影视作品中的服装、化妆、道具处处越来越考究、精致、富有文化内涵。”胡晓这样分析。

正在播出的“长安”第二季中，观众能看到更多复原的装束。“估计会有十来套吧，第二季的女性都是重要角色，例如即将登场的杨贵妃。”胡晓以剧中杨贵妃的装束为例，“我们复原了其中的一种特制暗花绫，这是现在已经很少生产使用的布料，必须专门定制。整套服饰的制作工艺要经历很多复杂的工序，复原考证、样式设计、纹样修复、定制面料、版型还原、制版、多次试版、制衣等。”

右图：复原团队采用手工缫丝手法制作服装。